

新鑄古今名劇酹江集

新鐫古今名劇酬江集

鐵拐李

元岳伯川著 明孟稱舜評點 劉啟胤訂正

韓魏公斷借屍還魂

正目

呂洞賓度鐵拐李岳

第一折

詞曲中多有以仙佛度世者如任風子城南柳度柳擊等諸劇

且扮李氏上云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休道黃金貴安樂最值錢妾身姓李是岳孔目的渾家嫡親的三口兒家屬丈夫在這鄭州做着六案都孔

詞旨俱爲
甚妙然從
人情中點
醒字字透
徹無如此
曲者○其
字句亦極
修飭雅情
無粗莽氣
在元人中
別爲一家

目有一個小廝喚做福童孩兒上學去了孔目接
新官未回這蚤晚不見來小的每安排下茶飯則
怕孔目來家要食用咱外孫呂洞賓上云我勸你
世俗人跟貧道出家去來我教你人人成仙個個
了道做大羅神仙也做看科這里也無人貧道不
是凡人乃上八洞神仙呂洞賓是也因爲下方鄭
州奉寧郡有一神仙出世乃是岳壽做着箇六案
都孔目此人有神仙之分只恐迷却正道貧道奉
吾師法旨差來度脫他須索走一遭去可蚤來到

岳壽門首做哭科岳孔目好苦也做笑科條兒上
云自家岳孔目的孩兒福童便是學裏來家喫飯
家門首一箇先生師父作揖呂無爺的小業種條
我好意與你作揖你倒罵我和俺姊妹說去見日
科母親門首一個先生罵我是無爺業種日在那
裡我去看做見呂科云你這先生好無禮也怎生
在門首大哭三聲大笑三聲又罵孩兒是無爺業
種呂你是個寡婦領着個無爺業種日這先生連
我也罵起來了我是個婦人家不和你折証等我

孔目回來不道的饒了你哩你則休走了也正末
扮岳孔目領張千上云某鄭州奉寧郡人氏姓岳
名壽嫡親的三口兒家屬渾家李氏孩兒福童我
在這鄭州做着箇都孔目這個兄弟姓張名千因
他能幹就跟着我辦事一月前上司行文書來說
俺鄭州濫官污吏較多聖人差的個帶牌走馬廉
訪相公有勢劍銅鑵先斬後奏鄭州官吏聽的這
消息說這大人是韓魏公就來權鄭州說的走的
走了迓的迓了兄弟爲甚我不走不迓張哥哥爲

何不逃正末兄弟您哥哥平日不曾扭曲作直所以不走不逃迎接大人不着咱回家喫了飯再去迎接做行科張哥哥嚦開口論閒話想前日中牟縣解來那一火囚人不知哥哥怎生不斷哥哥試說與你兄弟咱正末前日中牟縣解來的囚人想該縣官吏受了錢物將那爲從的寫做爲首的爲首的改做爲從的來到衙門中若不與他處決可不道人之性命關天關地兄弟你那里知道俺這爲吏的若不貪賊能有幾人也呵

仙呂點絳脣名分輕薄俸錢些小家私暴又不曾耕
種鋤鉋倚仗着筭徒流絞

混江龍想前日解來強盜都只爲昧心錢買轉了這
管紫霜毫減一筆教當刑的責斷添一筆教爲從的
該敲這一管紐曲作直取狀筆更狠似圖財致命殺
人刀出來的都關來節去私多公少可曾有一件兒
合天道他每都指山賣磨將百姓畫地爲牢

呂做笑科云岳壽你今年今月今日今時你死也

張做見呂科云哥哥有一個風魔先生哭三聲笑

三聲在柴門首關哩。正末怒云：這先生好無禮也。他是盆兒，我是罐兒，他敢不知道岳孔目的名兒？我試看咱做兒科兀那先生爲甚在我門首哭三聲笑三聲？這是怎說？呂岳壽你是個沒頭鬼，你死也。正末吓你看我悔氣連日接新官不着，來家喫飯又被這潑先生罵我是沒頭鬼。旦上云孔目，你不知孩兒下學來喫飯，被這先生罵孩兒是沒爹業種，又罵我是寡婦，好無禮也。正末大嫂，你家裡去等我問他兀那先生我那孩兒惱着你甚麼來。

你罵他

呂

岳壽沒頭鬼你死也這孩兒就是無爺

業種

正末

這潑先生好無禮也

油葫蘆你欺負俺孩兒年紀小出家人厮扇搖喚的
來滴滴鄧鄧醉陶陶門前哭罷門前笑街頭指定街
頭鬧孩兒他娘引着你罵他爺死了

呂

我是個出家

人你怎生近的我正末也不索官中挿狀衙中告我
要禁持你至容易只消得二指濶紙提條

呂

岳壽

你敢怎麼我

天下樂

正末

敢把你拖到官司便下牢我先教你省

會了、你和那打家賊並排壓定脚、祇從人解了你繯、
首領每剝了你袍、休道是先生我着你似生驢般喫
頭拷、

呂岳壽沒頭鬼你死也 正末我怎生是沒頭鬼 呂

韓魏公新官到任有勢劔銅鑼想你这等扭曲作

直的汚吏決難逃也 正末韓魏公見我這等幹辦

公勤決不和我做敵對 呂你休強口咱

金盞兒 正末你道是新官正決難逃、俺這舊吏富易

通交、眼見得一官二吏三年了、家私休想落分毫、他

這新官倚俸祿俺這舊吏靠窠巢他這官清司吏瘦俺這家富小兒嬌

張千把這廝高高弔起來等我喫了飯慢慢的問他張你這先生無禮怎敢罵我哥哥且弔在這門首做弔科外扮韓魏公上將呂解放立住科呂下張哥哥一個出家人風僧狂道和他一般見識放了他罷正末兄弟由你罷你看他酒醒也不曾張做出門不見呂科云那先生那裏去了是誰放了他則有這個老頭子在這裏兀那老子是你放了

那先生來韓一個出家人是老漢放了他來張是

你放了他你敢喫了熊心豹膽俺弔着的人你放

了這村老漢尋死也我和俺哥哥說去做見正末

科哥哥恰纔弔着的那先生不知那里來的一個

莊家老子把那先生放的去了我問是誰放了這

先生來那老子便道是我解了繩子放了來哥哥

這老子情理難容也正末俺門首弔着的人一個

莊家老子就解放了那廝在那裡張見在門首哩

正末張千你將坐位整好了放下問事簾來張千

你近前依着我問他去做隔簾見韓科兀的是那
莊家老子張則他便是正末依着我問他去張哥
哥你說來依着你問他正末看了這厮待說俺城
裡的這城裡不曾見這等一箇人待道是鄉裡的
這村老子動靜可別着哩張于你問他者

醉扶歸你問他在村鎮居城郭張兀那老子俺哥哥
問你城裡住村裡住韓哥哥老漢村裡也有庄兒城
裡也有宅兒張這老頭子硬頭硬腦的正是躲避差
徭游食戶村裡尋往城裡去城裡尋往村裡去你則

在這裡我回俺哥哥話去做見正末科哥哥那村老子說城裡也有宅兒村裡也有庄兒正末這老子好無禮也他回我這等話張千你敢問的差了也你則依着我再問他去你問他當軍役納差徭張兀那老子俺哥哥着我問你當差是軍身是民戶韓老漢軍差也當民差也當因老漢有幾文錢又當站戶哩張你軍差也當民差也當因有錢又當站戶韓是張他是埋頭財主我回哥哥話去見正末科哥哥他說軍差也當民差也當因有錢又當站戶哩正末噤聲這

斷好不幹事跟我這幾年了着這莊家老子使的兩
頭回來走的你則依着我再問去你問他開鋪席爲
經商可也做甚手作張兀那老子你可開鋪席做經
商的是甚麼手作正末張千你再問他你與我審個
住處查個名號張他是個莊家老子只管要問他住
處怎的正末我多待不的三日五朝將他那左解的
冤讐報

張千休教走了這老子等我慢慢的奈何他張哥
哥他諸般兒當諸般兒做你可怎生奈何他正末

你說我奈何不的他我如今略說幾樁兒看我奈何的他奈何不的他張哥哥你說我聽

金盞兒正末他或是使斗秤拿箇大小等箇低高我

禁的他麼張他不賣糧食開箇段子舖兒你怎生禁

他正末更好奈何他哩或是他賣段疋揀箇寬窄覷

箇紙薄我奈何的他麼張他也不做買賣每日閉着

門只在家裡坐你怎生奈何他正末我越好奈何他

哩或是他粉壁遲水瓮小拖出來我就這當街拷張

他城裡也不住搬在鄉裡住你怎生奈何他正末我

正好奈何他便是他、避城中居鄉下、我則着司房中、
勾一遭、他來的疾、便罷來的遲、呵加上箇頑慢二字、
我着他、便有禍、他依着我、便罷若不依我、呵我下上、
箇欺官枉吏、四箇字、我着他、便違條、這老子是下戶、
我添做中戶、是中戶、我添做上戶、的差徭、我着那挑、
河夫、當一當、直窮斷、那厮筋、我更狠一狠、呵我着那、
打家賊、指一指、輕便是奇、賊重便是知情、我直拷折、
那厮腰、

張哥哥你這樣做、就沒官府了、正未、且莫說是個

百姓就是朝除官員怎出的俺手

後庭花怕不初來時粧會么看他間深裏探會爪我
見先他見後他臨行我放刁笑裡暗藏刀代官來到
不道咱輕放了

張他拚的不做官你怎生治他

金盞兒正末有了狀但去呵決私逃停了棒但住呵
怎輕饒離了官房沒了倚靠絕了左右沒了牙爪我
直着他典了衣賣了馬方見俺心似鐵筆如刀饒他
便會鑽天能入地怎當俺拿住脚放頭梢

張哥哥實不相瞞這幾日跟哥哥蚤起晚眠甚是
辛苦怎生與你兄弟做箇面皮我出去放了那老
子討些酒錢養家正末你也說的是我也要接新
官去哩依着你要些酒錢放了他罷張我出的這
門來兀那老子你可也有福我爲你在哥哥面前
磨了半載舌頭我看你也不是這城裏人你是盆
兒是罐兒韓怎麼是盆兒罐兒張我和你說盆兒
無耳朵罐兒有耳朵你不知道俺哥哥的名兒若
說起來謊你八跌他是岳壽見做着六案都孔目

誰不怕他有箇外名兒叫做大鵬金翅鵬韓怎生
是大鵬金翅鵬張你這老子是不知道我和你說
大鵬金翅鵬是箇神鳥生的沒世界大天地間萬
物都搵的喫了好生利害你認的我麼韓你是誰
張我是小鵬兒韓怎生是小鵬兒張俺這鄭州奉
寧郡但除將一個清官來俺哥哥着他坐二年便
一年着他坐二年便二年若不要他坐呵只一鵬
就鵬的去了俺哥哥是大鵬金翅鵬鵬那正官我
是個小鵬兒鵬那佐二方纔要送你性命我替你

說着饒了你了韓多謝了哥哥老漢回去也張做
扯住科云你好自在性兒我爲你在我哥哥面前
怎生樣勸解你就要回去你豈不聞管山的燒柴
管河的喫水韓老漢不省的張正是個莊家老子
我勸哥哥饒了你性命有甚麼草鞋錢與我些韓
可不蚤說有有有老漢昨日騎驢城中來跌了我
這腰這鈔袋裡有碎銀子哥哥你自己取些罷張
這老子倒乖哄的我低頭自取你却叫有剪綹的
倒着你的道兒韓我不哄你張做取鈔科做拿金

牌科云這老漢是村裡人進城來諸般不買先買了個擦牀兒細認是金牌做怕科韓兀那廝這鄭州接誰哩張接韓魏公哩韓兀那廝你擡起頭來看則我便是韓魏公張我死也韓你纔說岳壽是大鵬金翅鵬張爺爺說做黑老鴉了韓你說你是小鵬兒張說做麻雀兒了韓老夫跟前還要鈔那百姓怎了也那廝你聽者可知這鄭州官濫吏弊人民頑魯把持官府老夫今日非是私來奉聖人的命與我勢劍金牌爲廉訪使審因刷卷先斬後

奏除奸去暴扶弱摧強都只爲你這濫官汚吏損
害良民我親奉當今聖主差勅賜勢劍與金牌只
爲鄭州民受苦私行悄悄入城街那岳壽似困虎
離山逢子路張千似病蛟出水遇澹臺休道別人
手裏不要鈔則我老夫身上也還要錢買草鞋說
與你把持官府岳孔目着他洗的脖子乾淨絕蚤
州衙試劍來下張做向古門道拜科云爺爺不敢
了也正末你看張千這廝好不幹事也我着他放
了那老子去這蚤晚不見回來我試看咱做見科

你看這廝兄弟你做甚麼哩你敢見鬼來張我見

你就和見鬼一般正末呸這廝好無禮也你起來

我問你那莊家老子那裏去了張謊殺我也哥你

接誰哩正末接韓魏公張那老子就是韓魏公我

問他討錢來他着我看金牌謊殺我也正末你對

他說甚麼來張不知那個蚤死遲托生的弟子孩

兒說你是大鵬金翅鵬說我是小鵬兒正末阿呀

你送了我他說甚麼來張他說着你明日洗的

脖子乾淨州衙裡試劍來正末則他便是韓魏公

他說着我洗的脖子乾淨明日州衙裡試劍來不
中張千備馬來待我趕將上去做跌倒科旦出扶
科張哥哥蘓醒者弔了靴也哥哥蘓醒者正末大
嫂引着福童孩兒往衙門裡見相公去說岳壽再
不敢放肆了也大嫂我跟見的無那活的人也且
扶我後房中去來

賺煞尾赤緊的官長又廉曹司又拘我便是好令史
怎禁他三徧家取招我今日爲頭便把交爭奈在前
事亂似牛毛有人若是但論着休想道肯擔饒蚤停

通折說出
岳孔目情
根深重性
地明透處
妙極妙極

了俸追了錢，斷罷了，不是我千錯萬錯，大剛來一還一報。他道我是大鵬金翅鵬，咬啣誰想那百姓每的口也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全下

第二折

阜隸人衆排衙科云：蚤衙清淨，人馬平安。韓魏公上云：造法容易，執法難。徒流笞杖死相關，三尺由來天下命。精審刑名，莫等閒。老夫姓韓，名琦，字稚圭。幼年進士及第，累蒙擢用。老夫一生公廉正直，與人秋毫無犯。凡官吏聞老夫之名，盡皆斂手回。

容謝聖人可憐進封魏國公之職今因鄭州官濁吏弊往往陷害良民奉聖人命差老夫來鄭州糾卷勅賜勢劔金牌先斬後奏老夫隨路打聽的說這鄭州有個六案都孔目岳壽說此人好生把持官府老夫私行到岳壽門首見弔着一箇先生老夫解放去了不想有個祇候人張千問老夫要金帛說岳壽是大鵬金翅鵬他是小鵬兒被老夫言語教岳壽洗的脖子乾淨明日絕蚤來州衙裡試劔岳壽聽的這話謊成了病不得痊可老夫來到

衙門中刷卷文案中無半點兒差錯不想此人是
個能吏左右與我喚將孫福來者左右孫福何在
孫福上云人道公門不可入我道公門好修行若
將曲直無顛倒脚底蓮花步步生小人孫福是也
在這鄭州做着箇令史大人呼喚須索見咱做見
科大人喚孫福那廂使用韓孫福喚你來不爲別
因老夫數日前私行到岳壽門首他知是老夫謊
的在家成病一臥不起你今將着老夫俸鈔十錠
送與岳壽做藥資傳我的言語等岳壽病好時依

舊六案中用他你見了岳壽時快來回老夫的話
因岳壽遭人毀謗遣孫福到家探望若是他病症
痊時依舊在衙門勾當下孫福奉着大人言語將
着十錠棒銀送與岳壽做藥資不敢久停久住往
哥哥宅上走一遭去來下正末抱病旦同張千扶
上正末大嫂我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你好生看
覷孩兒這一會覺昏沉上來你扶着我者做發昏
科旦悲科云孔目你甦醒者張千拿衣服來教孔
目穿了者張做穿衣科正末醒科云大嫂怎生大

淒淒惻惻
到底不忍
多讀○度
世語即在
岳孔目口
說出

驚小怪的做甚麼旦你纔發昏來與你穿上衣服
了也正末怪道這等熱燥快脫了者我身上衣服
儘勾了也旦孔目你平生喫辛受苦關闔下平日
愛穿的幾件衣服你不穿了去留下做甚麼正末
快脫了我不穿去且畱着

正宮端正好你裝裹我二十重或是三十件旦你置
下的令該你穿正末你道是我置下我死合穿知他
土坑中埋我多深淺裝裹殺也無人見

旦孔目也盡我每一點的心

滾繡毬正末妻也空費你心你也索聽我言這衣服
呵且休算萬針千線也不論舊絮新綿你如今值着
業冤使着死錢這衣服但存幾件且你命也不保畱
着他做甚麼正末怕你子母每受窮時典賣盤纏比
如包屍裹骨棺函內爛把似遇節迎寒您子母每穿
省可裏熬煎

大嫂你休大驚小恠的等我歇息一會咱且張千
你門首看着但有人來探望休着過來孔目要歇
息哩張理會的孫福上云小人孫福是也不想岳

孔目哥哥冲撞着韓魏公得了這一驚臥病不起
奉大人的台旨着我探病走一遭去可蚤來到也
做見張科張千哥哥病如何張則有添無減孫福
我奉韓魏公言語來看哥哥的病送這俵鈔做藥
資若好了時依舊六案中重用哥哥哩張快休題
韓魏公三箇字若提起韓魏公三箇字就說死了
哥哥等我報去做見正末科哥哥有孫福在于門
首正末誰在門首張孫福來探哥哥病口既有人
來孔目我且迴避正末大嫂不必迴避則怎的也

要請他來說話着他過來孫福見云哥哥病體若

何正末兄弟請坐你這些時在那里來孫福衙門

中公事忙您兄弟不曾來探望哥哥休恠您兄弟

纔奉韓魏公大人鈞旨張做發科云呀呀就說

了孫福着我送俸錢來與哥哥就問病體如何若

好了時大人依舊用哥哥衙中辦事正末大人則

是遲了些兒不濟事了大嫂你去裝香來和福童

望衙門謝了者旦謝科正末兄弟我如今觀天遠

入地近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兄弟我身沒之後

別無所托你是個志誠君子我托妻寄子與你你
嫂嫂年紀小孩兒嬌痴你勤勤的照顧照顧孫福
兄弟知道正末大嫂你熬些粥湯來我喫旦下次
小的每快熬粥湯去正末大嫂你自己去下次小
的每不中用旦背云我理會的了那里是熬粥湯
他要和小叔叔說甚麼話故意兒着我熬粥湯去
我也不去熬粥湯只在這裡聽者虛下正末福童
孩兒過來跪着你叔叔者兄弟也這福童孩兒跪
着就是我跪着一般今世裡則有飲酒食肉的朋

中年人臨
沒時所最
放不下者
只有此事
描繪透徹

友那裏有托妻寄子的朋友我若有些好歹別無
以次人止有福童孩兒我有心待托妻寄子在兄
弟跟前怕兄弟有那穿不着的衣服與孩兒一件
半件穿喫不了的茶飯與孩兒一碗半碗喫孫福
哥哥爲何正末我則怕久後迷了岳家的本姓
倘秀才也不索囑付你千言萬言想着咱同衙府十
年五年倘我死之後你是必打聽着山妻照顧着豚
犬他一頭亾了夫主廢了家緣您嫂嫂是個年少婦
人家他從來腩腆。

孫福哥哥放心便怎生有這等事

叨叨令正末怕有那無廉恥謊漢子胡來纏孫福嫂
嫂不比其他的人正末兄弟也我死之後有那等謊
厮上門來則你那無主意拙嫂嫂從來善則要你無
私曲好兄弟頻來見你見你那嫂子有不中處你說
不出來呵着你那無面目的嬌子兒便將他勸孫福
着媳婦子勸些甚麼正末着嬌子勸道姆姆俺伯伯
是人面上的人你要愛惜行止着言語勸他也麼哥
着言語勸他也麼哥豈不聞臨危好與人方便

旦上悲科云孔目你怎生對着小叔叔說這等話
那正末大嫂這等近禮的話我也難對你說旦則
願的無是無非便有些好歹你則放心我一車骨
頭半車肉我一馬不鞍兩鞍雙輪不碾四轍守着
福童孩兒直到老死也不嫁人有你在時三重門
兒也不曾出休道你死了我可出門去正末你道
你不出門去保守着不見人的面皮我略說幾件
兒見人的勾當與你聽者旦你說我聽

倘秀才正末或是祭先祖逢冬週年到那冬年時節

一篇囑付
哽哽咽咽
令人悽斷

月一十五孩兒又小上墳呵大嫂你可出去見人麼
且我不去着張千引着孩兒墳上燒紙便了正末這
箇且罷或是待親戚排筵坐筵福童孩兒娶媳婦六
親相識每喫筵席你不去支持着誰支持且若有
女客來我便支持若有男客來着張千支持罷正末
大嫂若有呵非五服內男兒不曾教見一見則爲你
有人材多嬌態不老相正中年我死之後你休忘了
大人家體面

且孔目你但放心我只不出去見人便了正末大

嫂你道你不見人我有些好歹一頭地停喪在家
我往日相識的朋友聽的道岳孔目死了他沒的
不來燒帛張千兄弟在外執料福童孩兒年紀幼
小家中再無一人你不去接待可着誰人接待
滾繡毬你必索迎門兒接紙錢且孔目也你直恁般
多心我着張千領着孩兒出去迎接我只不見人便
了正末可蚤一樁兒也這箇也罷我死之後停到一
七者波便停到二七者波想着喏二十年兒女夫婦
你沒的不送我到郊外又索隨靈車哭少年有那等

年紀小的後生便道岳孔目有個好渾家三門四戶
不出無人能勾得見今日出來送岳孔目的殯啣看
去來那其間任誰都見見了你這個中注模樣有那
等厮圖謀的賊漢心專有那說漢每便道這個是岳
孔目的渾家我久已後好歹要娶了他俺親眷行除
孝服你爺娘行使會錢俺的親眷你的爺娘都肯了
只你不肯他與你些打眼目的衣服頭面你見了好
衣服好頭面那裡還想我哩且孔目也我堅心守志
怎生肯嫁別人正末你便守煞呵剛捱到服滿三年

你嫁個知心可意新家長。哎喲福童兒也。那裏發付。
那有母無爺小業冤。就兒裡難言。

孫福哥哥俺嫂嫂不比其他婦女。且你說甚麼話。
我和你二十年兒女夫妻。我怎肯做這般勾當。孔
目你則將息你那病休胡說。假如有些好歹。我堅
心守志。正未我主意。則是要你休嫁人。

脫布衫我和你十七八共枕同眠。二十載兒女姻緣。
一脚地停屍在眼前。妻呵則落的酒茶澆奠。

小梁州怕不的痛哭靈堂守志堅。雨淚漣漣。有那等

又進一層
悽斷之語
豈可多讀

贏姦賣俏俊官員蚤聘下金釵釧你見了呵還守的
幾多年。

么那裏想夫妻往日心厮戀也是前世前緣囑付你
小業冤聽爺勸您娘別尋了繾綣若有人與你金銀
錢物呵你是必休是必休接受買服錢

孫福哥哥如今官府難答應哥哥平日所行教與
兄弟些正末我見舊官去呵

倘秀才笑裏刀一千聲抱怨我見新官到阿馬前劍
有三千箇利便舊官行指勒些東西新官行過度些

錢見起由難似產聽得到照會緊如煙做多少家罪
譴

滾繡毬新官若請得意虔舊官若來得自然新官到
任衙門中事必須問俺我從頭說一遍再訪之於舊
官相問所謂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若是新官
和舊官相見舊尹政新尹合傳問衙事那個虛那個
實那個愚那個賢議論咱六房中吏人一徧咱那前
程事則消得舊官去新官行附耳低言把那姦猾刁
刺的州縣裏剖將那清幹忠直的向省部內遷平地

升仙

兄弟官府雖然這等我又有法見彌縫他怎生出的
的嚟手

倘秀才他那擎天柱官人每得權俺拖地膽曹司又
愛錢兄弟也你須知我六案間崢嶸了這幾年也曾
在饑喉中奪飯喫凍屎上剝衣穿便蚤死呵不敢怨
天

孫福哥哥說的話多了且養養精神者正末福童
孩兒趁我精細再囑付你幾句我死之後你若長

大休做吏典只務農業是本等

滾繡毬兒呵你學使牛學種田你自養蠶自摘繭農
莊家這衣飯穩善便刷卷呵我也只自安然當軍呵
你自當做夫呵快向前剩納些稅糧絲絹只守着本
等家緣你若不辭白屋農桑苦免似你爺請受公門
俸祿錢無罪無愆

大嫂你來聽我再囑付幾句

三煞妻呵你將這幹家私使心力二十年夫主相隨
見把你這忒嬌養正愚頑十一歲冤家厮可憐教孩

兒鎮守親娘休遭繼父專記臨終莫忘遺言若孩兒
爲官呵教聽些有理的公事爲民呵教做些有理的
營生爲吏呵教取些有理的人錢休教我這白骨頭
上作賤我便死也口眼閉在黃泉

二煞你爲夫主呵似孟光般舉案非爲諂你爲孩兒
呵似陳母般埋金恰是賢常則是戶靜門清上和下
睦立計成家衆口流傳那時節保香名到省內除雜
役在官中立綽楔在門前教滿城人欽羨強如哭一
萬遍少年天

旦悲科云孔目你怎生說的這等你就說到底則
不辱沒你便了孫福哥哥你省煩惱將息你那病
症倘或哥哥有些好歹若嫂嫂侄兒少喫無穿都
在你兄弟身上哥哥你放心正末多謝了兄弟大
嫂我這一會昏沉上來扶我前廳上去來大嫂你
好生觀當孩兒我說的話你休忘了旦孔目你聽
醒者正末大嫂有兩個古人你學一個休學一個
旦你教我學那一個

煞尾正末你學那守三貞趙貞女羅裙包土將那墳

有此一番
看透作仙
方有種子

坐。建。休。學。那。犯。十。惡。桑。新。婦。絲。扇。題。詩。則。將。那。墓。頂。
搗。黑。婁。婁。潮。上。涎。鐵。屑。屑。手。腕。軟。直。挺。挺。腿。怎。拳。銅。
斗。兒。家。私。不。能。勾。擅。血。點。兒。相。識。不。能。勾。面。花。朶。般。
渾。家。不。能。勾。戀。魔。合。羅。孩。兒。不。能。勾。見。半。世。團。圓。分。
福。淺。則。俺。這。三。口。兒。相。逢。路。兒。遠。
下 楔音

孫福誰想哥哥身亡了也我不敢久停久住回相

公話去下旦哭科孔目身亡了一壁廂破木造棺

停喪七日高原選地築造墳墓好好的埋葬他哭

科孔目撇得俺子母每無主則被你痛殺我也下

楔子

外扮閻王引判官牛頭馬面鬼上云米滿餅壺豈
降災衆生造業苦難捱鎗山劒樹無邊苦及蚤修
行作善來吾神乃陰司閻羅王是也冥司有十地
閻君掌管人間輪迴六道大抵塵世衆生舉心動
念無非是罪皆受大鐵圍山小鐵圍山罪苦又有
十八重地獄雖然名目各別總之受罪無私今爲
陽世鄭州奉寧郡有一人乃是六案都孔目岳壽
平昔之時吏權太重造業極多那更褻瀆大羅仙

仙此人陽壽已盡死歸冥路必須定罪鬼力與我
攝過來者正末上云自家岳壽是也閻神呼喚須
索見咱做見科閻王岳壽你知罪麼正末小人不知
罪閻王因爲你在陽間做六案都孔目瞞心昧
已扭曲作直造業極多褻瀆大羅神仙牛頭馬面
燒起九鼎油鑊放上一文金錢教岳壽自取牛理
會的正末罷罷罷往日罪惡今日我都見了也

仙呂賞花時火坑裡消息我敢踏油鑊內錢財我敢
拿則爲我能跳塔快輪鐮今日向陰司折罰牛我一

又挑下油鑊去正末慌科望着番滾滾熱油叉

呂洞賓冲上云岳壽你省也麼正末呀

么我手扯住環絛禮拜他呂岳壽你曉得人有生死

麼正末師父救徒弟咱呂洞賓雖熱全真不傷苦海

無邊回頭是岸岳壽你省也麼正末徒弟省了也呂

跟我出家去來正末情願跟師父出家呂鬼力且留

下等我見閻君去做見閻王科閻王蚤知上仙到來

只合遠接接待不周勿令見罪呂岳壽所犯何罪叉

入九鼎油鑊閻王因他在陽間做六案都孔目造罪

極多又觸犯上仙因此又入油鑊呂上帝好生之德
閻君看貧道面上免岳壽油鑊之罪化與貧道做箇
徒弟放他回陽間去罷閻王待我看咱做望科可憐
也岳壽的妻將他屍骸焚化還覓不的了也呂却怎
了閻君你再與我看一看去閻王待小聖再看去做
看科上仙今有鄭州奉寧郡東關裡青眼老李屠的
兒子小李屠死了三日熱氣未斷着岳壽借屍還覓
去上仙可是如何呂好好好好岳壽誰想你渾家將你
屍骸燒化了我如今着你借屍還覓屍骸是小李屠

冤靈是岳壽休迷了本來面目若到人間休戀着酒
色財氣人我是非貪嗔痴愛你聽者前姓休移後姓
莫改雙名李岳道號鐵拐速離陰府者正末大嫂你
好狠也把我多畱幾日怕做甚麼那聽的道燒了我
屍骸將我來沒亂煞俺妻子知他是怎生麼若放我
回家兒半霎只當似枯樹上再開花下

呂岳壽還冤去了也此人到的陽間見那酒色財
氣人我是非貪嗔痴愛等他功成行滿貧道再去
點化他我着他闖王殿上除生死紫府宮中立姓

世折窮微
無妙文章
到此豈復
不有困地

名指開海角天涯路免得迷人大道行下閻王領
上仙法旨送岳壽生魂直至李屠家借屍還魂去
岳壽你好有緣也人之生死在吾前貴賤榮枯能
幾年今朝岳壽還魂去異日常爲洞府仙下

第三折

淨扮李老引旦休上云老漢姓李是這鄭州東關
裡屠戶父母生我時眼上有一塊青人順口叫我
做青眼李屠嫡親的四口兒這個是媳婦兒這個
是孫子孩兒是小李屠不幸患病死了今日三日

也心上還有些熱孩兒着衆街坊擡出來我看衆
人擡正末出科李老孩兒你甦醒者兀的不痛殺
我也正末做還魂科

雙調新水令只俺個把官猾吏墮阿鼻多謝得呂先
生化爲徒弟家裡啼哭殺嬌養子沒亂殺腳頭妻生
死輪迴一去了蚤三日

大嫂張千福童你在那裏也李老謝天地孩兒還
甦了也正末腿兀那村老子你有甚麼事到衙門
裡告去怎生直來到我臥房中李老我是你的父

再世光景
妙妙

妙妙

親這是你媳婦兒子你怎生不認的了

沽美酒正末知道他誰是誰我將你記一記委實委

實不認的旦見李屠你不認的我麼我是你渾家李

老孩兒你怎生說這等話我是你父親你竟迷了忘

記了也正末却怎生一發的鬧起知他是甚親戚

太平令依舊有青天白日則不見幼子嬌妻我纔離

了三朝五日兒也這其間哭的你一絲兩氣我如今

在這裏不知他在那裏幾時得父子夫妻完備

張千你與我拿將下去学老孩兒怎生說這話我

是你爹爹正末我倒是你公公哩李老你聽我說

你是我兒子小李屠今日死了三日也心頭有些

熱不曾送出去今日你還覓來了怎生不認的我

了旦兒李屠我是你渾家怎生不認的正末休要

大驚小怪的等我尋思咱做沉吟科背云我是岳

壽罵了韓魏公得了這一驚唬死了我死至陰府

間君將我父入九鼎油鑊是呂先生救了着我還

覓誰想岳大嫂燒了我的屍骸着我借屍還覓屍

骸是李屠的覓靈是岳壽的這裡敢是李屠家裡

我待看岳大嫂和福童孩兒怎生得去只除是這
般向衆云我雖是還覓回來我這三覓不全一覓
還在城隍廟裡我自家取去李老媳婦兒快收拾
香紙替孩兒取覓去且兒爺休教他去正末我
自家取去您是生人驚散了我的覓靈我又是死
的了你休來我自己取去做起身跌倒科哎哟跌
殺我也李老孩兒你一條腿瘸你走不動且兒你
一了癩正末怎生腿癩師父也把似你與我個完
全屍首怕做甚麼呢李老你有一條拐我拿將來

你拄着你便行的動正末將來將來做拄拐起身

行科旦兒我扶將你去正末靠後我自家取去旦

兒你休去你且歇一日明日取去正末喝科靠後

做出門科李老着他先行俺隨後跟將去同旦兒

下正末我想當初做吏人時扭曲作直瞞心昧已

害衆成家往日罪過今日折罰都是那一管筆可

正是七寸逍遙管三分玉兔毫落在文人手勝似

殺人刀

鴈兒落則我那一管筆扭曲直一片心瞞天地一家

兒享富貴一輩兒無差役

我當初做吏人時擇將來的東西妻兒老小都受
用了

得勝令俺只道一世裏喫不盡那東西誰承望半路
裏脚殘疾爲甚麼屍首兒登途慢則爲我冤靈兒探
爪遲則爲當日罵韓魏公一場怕一場氣至如今日
若有人說腦背後韓魏公來也哎喲諛的我一脚高
一脚低

慶東原爲甚我今日身不正則爲我往常心不直和

靜地思憶
必活點醒
微心微骨

那鬼冤靈不能勾兩脚踏實地至如省裏部裏臺裏
院裏咱只說府裏州裏他官人每一個個要爲國不
爲家怎知道也似我說的行不的

做回看科休來休來我到城隍廟取冤靈去也想
我死不多時岳大嫂便把我屍骸焚化了這嫁人
事知他又怎的我索行動些

川撥棹俺自從做夫妻二十年幾曾離了半日蚤起
去衙裏便是分離晚夕來到家裏那場歡喜滿口賢
惠一刻精細要一供十舉案齊眉那些夫妻道理聽

的當遠差教休出去。蚤教我推病疾。今日受煩惱有甚盡期。

七弟兄。那一七二七哭啼啼。盡七少似頭七。泪親人約束外人欺。獨自坐地獨自睡。

梅花酒。看看的過百日官事。又縈羈衣食。又催逼兒女。又夾及那婆娘人材。迭七八分年紀。勾四十歲不爭我去的遲。被那家使心力。使心力。厮搬遞。厮搬遞。賣東西。賣東西。到家裏。到家裏。看珠翠。看珠翠。寄銀篋。寄銀篋。定成計。定成計。使良媒。使良媒。怎支持。怎

支持謊人賊

此一轉更
入情

收江南我只怕謊人賊營勾了我那腳頭妻腳頭妻
害怕便依隨依隨了一編怎相離我如今在這裡適
纔李屠的渾家也有些顏色着我就這裡不中我這
裡得便宜俺渾家敢那裡落便宜

我想這做屠戶的雖是殺生害命還強似俺做更
人的瞞心昧已欺天害人也

情窮才竭
又開生路

太清歌他退猪湯不熱如俺濃研的墨他殺狗刀不
快如俺完成筆他雖是殺生害命爲家計這惡業休

提俺請受了人幾文錢。改是成非。似這般所爲。礮可
可的活取民心髓。抵多少猪肝猪蹄。也則是秤大小。
爲生過日。不強似俺着人膿血換人衣。

川撥棹想當初。去衙裡馬兒上穩坐地。挺着腰肋。撚
着髭鬚。引着親隨。做着相知。似那省官氣勢。到如今
折罰來直恁的。

你每休跟的我來驚了我。覓靈我又死也。呀
左右無人。這影兒可是誰的。可原來是我的。做摸
頭髮髭鬚科。天也怎生變得我這等模樣了。

鴛鴦煞却怎生鬚鬆着頭髮鬚着箇嘴剗地拄着條粗拐癩着條腿往常我請俸祿修養的紅白飲羊羔將息的豐肥暢道我殘病身軀醜詫面皮穿着這縷縷衣服吓可怎生聞不的這腥膻氣到家裏見了俺那幼子嬌妻將我這借屍首的冤靈兒敢不認得下

第四折

岳旦領休兒上云妾身岳壽的渾家是也自俺孔目亡過之後韓魏公大人與俺立了箇節婦牌說俺岳壽是個能吏因諫死了與俺重修房舍門樓

一應閒雜人等不許上俺門來今日要與孔目看
經做好事我着張千與孫福叔叔請僧人去了怎
生不見來下次小的每門首看着若來時報復我
知道正末上云自家岳壽便是望我大嫂和孩兒
去忘了我家住處試問人咱向古門道問科兀那
大哥那裡是岳孔目住處內應云那新門樓就是
自從岳孔目死了韓魏公大人見他是個能吏與
他修理門樓房屋但凡閒雜人等不許上門哩正
末量岳壽有何德能着大人這般用心也

中呂粉蝶兒大院深宅閒雜人趕離門外與亾靈累
七修齋則俺那守服的妻帶孝的子爭知我在也不
在若聽的岳孔目回來孩兒每那一場大驚小恠

醉春風則俺情意重如山那裡也侯門深似海做叫

門科岳大嫂開門來岳旦開門云一個塵槽叫化頭

出去做推倒正末科正末出門來推了箇脚梢天這

婆娘不將我睬睬大嫂你不睬也罷怎將我擘面拳

敦湧身推搶那裏降階接待

塵襖
平聲

岳旦這厮說話有些蹊蹊你是甚麼人正末大嫂

我是你丈夫岳壽岳旦這廝胡說俺那丈夫這般
模樣好要便宜拖這廝往官司去你說你是岳孔
目當初怎生死了來說的是萬事都休說的不是
不道的饒了你哩正末你也說的是你聽我說當
日我與張千接韓魏公不着來家喫飯見一個先
生在嚦門首大哭三聲大笑三聲罵福童孩兒做
無爺業種罵你做寡婦罵我做沒頭鬼被我使張
千弔在門首不知那裏走將一個莊家老子解放
的去了我罵他老無知張千又對他說什麼我是

大鵬金翅鵬他是小鵬兒不想那老子可正是韓
魏公我得了這一驚唬死了到於陰府閻君將我
又入九鼎油鑊多虧了呂洞賓師父救了。我着我
還竟被你燒了我的屍骸着我借東關裡青眼老
李屠的兒子小李屠的屍首借屍還竟我一徑的
來看你子母每想當日韓魏公着我洗的脖子乾
淨絕蚤來州衙裡試劍去則一句兒

十二月說的我忘竟喪魄謝呂洞賓免難除灾閻羅
王饒過我性命你把岳孔目燒毀了屍骸一靈兒無

處刑割空教人雨淚盈腮

堯民歌我一靈兒先到望鄉臺將這李屠屍首借回來爲孤兒寡婦動情懷因此上癰腫跛足踐塵埃哀也波哉特地望你來怎下的推我出宅門外

騰音
燕

岳旦原來是孔目借屍還覓這等你且進來

紅繡鞋

正末

賢達婦將咱休怪這姦猾心把你胡猜

蓋世間那個不是水性女裙釵把親夫殞擡出去不曾把後老子招將來我比你倒拄着一半拐

岳旦孔目你怎生這等模樣了

喜春來正末我往常見那有錢無理的慌分解見有
理無錢的卽便拍胸心脉已覓錢財爲甚我兩箇脚
一箇歪也是我前世不修來

岳旦孔目你坐着孫福張千請僧人去了敢待來
也孫福張千上云今日是俺哥哥的頭七請了幾
個和尚買了些紙劄與哥哥看經來到門首俺見
嫂嫂去來做見正末科嫂嫂怎生伴着個叫化的
坐是甚麼模樣拿棍來打這廝

迎仙客正末一個家喚忿忿一個家鬧咳咳改不了

司房裏欺人惡性格、孫福咱相識二十年、張千你隨我六七載、哎、沒上下村材、怎不把岳孔目哥哥拜、

〔岳旦〕這人不是叫化的是你哥哥岳孔目〔張〕呸俺

哥哥怎生這般嘴臉〔正末〕孫福張千我是你哥哥

〔岳壽張〕你道是岳孔目你怎生死了來〔正末〕我借

李屠屍首還魂回來你怎生不認我〔孫福同張〕做

悲科云原來是孔目哥哥借屍還魂了也〔李老同

旦兒上云〕我遠遠的跟着孩兒往這一家裡去了

也只得跟進去〔做見科〕孩兒你在這裡做甚麼略

回家去來正末這是俺家裡岳旦這是我的夫主

旦兒他是我的丈夫衆爭認科張做奪拐打李老

科正末做勸跌倒科云張千我須有些癆張做發

科云你可不蚤說與我李老我家的兒子認了別

人更待干罷俺去告官去來衆同下韓魏公引從

人上排衙科云老夫韓琦是也今日升廳坐起蚤

衙左右的喝攔廂李老李旦孫福張千岳旦休兒

正末同上李老冤屈冤屈韓甚麼人叫冤屈左右

與我拿過來做拿科韓兀那老子你告甚麼李老

相公可憐見小人是李屠有我的兒子小李屠死
了三日如今還冤回來他說一靈兒在城隍廟裡
他自取去誰想走到這箇人家裡去就不來家不
肯認我他是我的孩兒相公與我做主咱岳旦相
公可憐見則他便是我丈夫岳壽韓問正末科兀
那厮你端的是誰家人正末則我是岳壽借屍還
冤回來也韓你說你是岳壽你當初怎麼死了來
你說一偏我聽正末相公可憐見聽岳壽說一偏
咱韓你說的是萬事罷論說的不是左右安排下

勢劍銅鑰決不饒恕

普天樂正末爲相公有聲名因小人多粘帶小人有
銅肝鐵膽相公有勢劍金牌冤靈兒歸地府死屍兒
焚郊外死屍兒焚了冤靈兒在謝呂先生救得回來
因此上更名改姓癩賺跛足換骨抽胎

李老你是我的兒跟我家去正末我不跟你去韓
你因何不跟他去

快活三正末恁的官法嚴把牛馬宰你見行市緊蚤
母猪灾懸羊頭賣狗肉賴人財倚仗着秤兒小刀兒

快。

李老相公他不跟我去一棍打殺了大家都不要
鮑老催正末你正是拾的孩兒落的棒待將我細切
薄批賣韓這樁事着老夫怎生下斷呂洞賓沖上云
韓魏公休錯斷了事也正末有德行的吾師恰到來
我這裡掂脚舒腰拜好着我慌慌亂亂勞勞嚷嚷怨
怨哀哀。

呂岳壽你省了也麼正末弟子省了也情願跟師
父出家去。

上小樓我如今把玉鎖頻開、金枷不帶、撒了酒色、辭了財氣、跳出牆來、上的街、化了齋、別無妨碍、只望完全了、乞兒皮袋、

么抹了鉢盂、裝在布袋、縷縷縷、悲悲鄧鄧、往往來來、拄着拐、穿草鞋、麻袍寬快、但得個無煩惱、恰勝似紫袍金帶、

呂徒弟則今日跟我朝元去來、正末岳大嫂好看福童孩兒、李大嫂你承奉李老人家師父弟子情願出家去、做拜謝韓科同呂下、韓岳壽已跟呂洞

賓脩仙去了你等也不必爭論各自回家去罷老
夫爲官斷事今已老這等借屍還魂從古少要知
大羅仙經本非遙只是世人眼孔生來小你也莫
思夫主再回來你也休想孩兒重認了不如各自
歸家蚤蚤脩脩免被是非人我空勞擾同下正末同

呂洞賓上

耍孩兒正末從今日填還了妻子冤家債我心上別
無罣碍拜辭了人我是非鄉拂綽了滿面塵埃名韁
利鎖都教剖意馬心猿盡放開也只怕尊師怪遠離

塵世近訪天台

衆仙隊子上奏樂科呂衆仙長都來了也李岳跟我朝元去來

二煞正末漢鍾離有正一心呂洞賓有貫世才張四郎曹國舅神通大藍采和拍板雲端裡响韓湘子仙花臘月裡開張果老驢兒快我訪七真游海島隨八仙赴蓬萊

呂您衆人聽者這的是李屠的屍首岳壽的冤靈我着他借屍還魂來貧道再降臨凡世度你個掌

朝玉帝正末拜謝科

刑名主文司吏因爲有道骨仙風候墮入酒色財
氣懼怕那韓魏公命染黃泉就陰府化爲徒弟李
屠家借屍還魂終不脫腥膻臭穢煅煉就池水火
風合養定元陽真氣跟貧道証果朝元拜三清同
煞尾你着我側着身雲霧裡行癱着腿波面上踰屠
戶家脚起全憑着楊則俺這令史每心平過的海下